



皇后墓中的奇案

郑柯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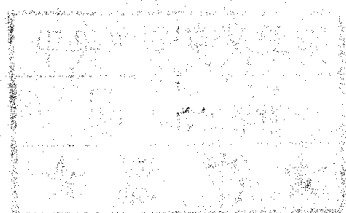
74731

I.247.5
402

皇后墓中的奇案



200087324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一对情人为了寻找七百年前失踪的一批珍宝，双双深入阴森森的鬼巢峡谷，破译了人面岩画的密码，又来到白骨遍野的沙漠腹地。不料，他俩的行动一开始就被一伙恶棍和犯罪分子跟踪，企图杀人劫宝……最后犯罪分子在公安人员的追捕下，误踏七百年前设好的陷阱，命丧黄泉。

皇 后 墓 中 的 奇 案

郑柯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（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）

山西省阳曲县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6.75印张2插页146千字

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550册

ISBN 7-5059-0705-0/I-465 定价：2.65元

—

庞玉娟大学毕业，被分配在省文联的一个文学编辑部里工作。她住在省政府公寓201号房间。这个房间的位置，是在二层楼的顶头，旁边是一个水房，对面，就是202号房间。202房间住了一位和她差不多岁数的年轻人，他在省博物馆里工作，名字叫胡一文。当然，这些情况都是以后才了解到的。

庞玉娟住进 201 号房间近三个月，从没见过这位邻居和谁打过招呼。整天显得忙忙碌碌的：不是去上班，就是窝在房间里，从没见过有朋友来找过他，也没见他出去找过别人。成天也不修边幅，头发好长，胡子也好长，眼窝泛青而且深深地抠进去。烟也抽得凶，这是从他扫出的垃圾看出来的，尽是一寸一寸的烟头。

庞玉娟是个喜欢热闹的人，总喜欢找人海阔天空地扯扯。这是她的天性；也是职业的需要。因为她是中文系毕业的，喜欢搞搞创作。她认为，和人多聊聊，能摸到许多让人感兴趣的素材。可是，眼下这位邻居却让人特别失望。

她曾找机会和他打招呼。一次，她故意去向他借火柴。敲了敲门，好半天，才听到屋里有动静，然后传来一句闷闷的声音：“谁？”

“我！”她回答。

“你是谁？”里面的声调显得特别警惕。

“我是你的邻居。”

“干啥？”那声调显得不那么高兴。

pp 80/30

“借火柴用用。”她说完后，心想：总该开门把火柴递给我了吧？如果这样，就可以找机会和他聊聊，不管你高兴不高兴。可没想到，只听头上“咔嚓”一声，人家做得好绝：火柴从气窗里扔了出来。完后还补了一句：“送给你啦！”

她一听，心就凉了半截。那意思不明摆着：别来还火柴，本人不需要人来打扰。不过，庞玉娟可不是那善罢甘休的人。她想，你愈是把自己封得紧紧的；我就愈要打开你的大门。另外，通过这些表面现象，她越发感到这位邻居奇特异常，或者说，这位邻居在干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。否则，干吗那么怕人来打扰啊？一种天生的好奇心理，促使她非要和他接触不可。

隔了两天，到了晚上十点多钟，她又想了个好主意。她把门锁上了，有意把钥匙锁在屋里，然后就去敲胡一文的门，找他借凳子。

敲了半天门，他把门开开了，嘴里咕咕哝哝地好不情愿。她告诉他，没有凳子就没法从气窗里爬进去；爬不进去，也就进不了屋里；进不了屋里，就没地方去住。他听了，使劲皱紧眉头，一脸不高兴的样子，但还是努努嘴，示意她自己拿凳子。

他屋里只有一把椅子，放在书桌的面前。书桌上摊开着许多书和一些古里古怪的照片。看来他平常就在搞这些玩意。她有意慢慢地拿椅子，拿眼睛好好地看了看，他站在一旁，无可奈何地看着她，庞玉娟冲他笑笑，然后拿了椅子去翻窗户。

庞玉娟从气窗里翻了进去，急忙打开门。她怕他拿上椅子就缩进他的房子里，所以要拖住他。可这回她想错了。他站在门口，嘴里吸着一根香烟，并不急于回屋里干事。她就问：

“怎么不把椅子拿回去？”

他听后不满意地瞪了她一眼，说：“不给擦擦干净？”

“当然要擦！”庞玉娟说着找了块抹布边擦边问，“你好象今天不那么忙？”

“不可以透透气？”他横了庞玉娟一眼，毫不客气地回答。

庞玉娟可不介意，心里暗喜：只要你肯说话就好办！就问，“喂，你成天闷在屋里，是不是在研究照片上的那些画？”

“唔？”他听了立刻警过脸来问她，“你怎么知道我在研究那些画？”

“大学里我曾选修过历史课”。庞玉娟见他一脸诧异的神情，禁不住得意地笑了，“你好象在研究岩画，对不对？”

他听后不吭声了，只是拿一种审度推测的眼光一个劲地打量她。见他这副样子，庞玉娟不免十二分的得意，双手往胸前一抄，心想着：看吧！难道我是个丑八怪？唔，在这一点上，她可是有绝对的信心。所以，庞玉娟也拿眼光打量他。他可吃不住劲了，脸一刹那间红了。夹在手指间的香烟蒂烫了他一下，慌得他急忙扔掉了。于是，庞玉娟就笑，笑得满走廊“咣咣”地发出很大的回声。

就这样，庞玉娟就认识了邻居——胡一文。

二

第二天的晚上，他又在同一时间里给自己放了风。那时候，庞玉娟把门窗都打开，灯关着，一个人坐在屋里，让穿堂风过去。可对面胡一文的门不开，就没有穿堂风。这阵，见他开了门，就冲他说：“谢天谢地，你总算是放风了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他口气显得很客气。

“你那个门不打开，风能过来吗？快把我热死啦！”庞玉娟有意这么讲。

“噢，我关我的门，碍着你什么事了吗？”他真尖刻，说得庞玉娟憋气得不行，便冲到门口喊：“噢哟哟，你不就在研究岩画吗？搞得那么神神秘秘的干吗？好象人家都不懂似的！”

“你这位女同胞呀！”他一时怔住了，却马上无可奈何地笑笑。这是庞玉娟见他第一次露出的笑容，虽然笑得不那么畅快。

停了一会儿，他开始反击了，说：“对岩画的事，好象拖出来一个就知道似的。我先问问你，中国的岩画南北方有什么不同？各有什么特色？”

“这是考小孩的问题，不过我可以回答。”庞玉娟说着，便掰着手指头，一条一条地讲了起来：

“岩画是古代先民在岩石上绘制和凿刻下的图画。它形象地记录了作画时代的经济形态、文化艺术和思想意识的状况，和那时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；反映了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社会面貌。所以，可以说，岩画是人类文明历程的图解。”

“我不需要你背教课书，我只要你回答问题就是了。”他听得不耐烦了，叽叽咕咕地讲。

“好，好，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？”庞玉娟撇着嘴巴，瞪了他一眼，继续讲：“中国是个岩画的宝库。据不完全统计，黑龙江的漠河，内蒙古的阴山，咱们这儿的贺兰山，甘肃的祁连山，新疆的阿勒泰，四川的珙县，贵州的盘江，还有云

南、广西等好多地方，都发现过不同时代的岩画。这些岩画，和我国的绘画有南宋北宋一样，也有南北两大系统。”

看来，胡一文是有点急了，使劲拍着巴掌瞪住庞玉娟讲。

“我要你回答问题！回答问题懂不懂？”

庞玉娟看他那副急样子，抿紧嘴巴笑了，但立刻回答：

“从作画方法上看，北方岩画主要是敲凿而成；南方岩画大都用颜料绘制。就内容题材来讲，北方岩画是亚洲北大陆草原岩画的一部分，以表现动物和狩猎生产为主，具有浓烈的草原气息。画面图形，千姿百态，灵活多变；南系岩画主要反映人的活动，诸如围猎、战争、舞蹈和村落等。南北岩画在内容和风格上的差别，正反映了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貌。”

“完啦？”

“完啦！”庞玉娟点点头。

“哈哈！”胡一文突然仰脸笑了，笑得非常得意。

“你笑什么？笑什么！”庞玉娟有点摸不着头脑，或者说，被他的这种笑激怒了，“你干吗要这么笑，回答得不对？”她愤愤地问。

“谁也没说不对。”他止住笑，抽上一支烟，以一种饱学之士的口气对庞玉娟说，“你讲来讲去，只是讲了一个共性的问题，或者说，是常识性的问题。太一般，太浅陋了。”

听了这话，庞玉娟可火了。她受不了他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，于是就反击：“你让我回答这些问题，我讲对了！你还可以拿出其它的问题来考我，我准能回答上来！”

“吹牛！”

“谁吹牛？”庞玉娟凑了上去。

“噢噢，干吗那么厉害？我可不和你打架！”胡一文一边谈，一边往后退着，双手在胸前摆动。这么一来，庞玉娟笑了。然后说：“你可别介意，我是不愿服输，天生就这脾气。”

“我就说呢，你这号女同胞少见嘛！”胡一文宽厚地一笑，他们的争论就算结束了。

不过，等了几天以后，庞玉娟把那个话题重新提了出来。那天是星期天，本来她准备出去，可突然下起雨来，她便犹豫了。这时，胡一文开门给自己放风。庞玉娟就开玩笑说：“喂，‘岩画’同志，一早晨没见你有动静，以为你死了呢！”

她给胡一文起了个外号，他却不介意，只是揉揉显得异常疲惫的双眼，点上一根香烟来吸。

“喂，我说‘岩画’同志，整天鼓捣那玩意，不乏味儿吗？”

“越干越有劲！”他听了不满地瞪她一眼回答。

“唔哼。”庞玉娟笑笑，“那天你说我只讲了个共性问题，那是什么意思？莫非这上边还有个个性问题？”

“当然啰，你以为容易啦！”这回胡一文可得意了，狡黠地笑笑说，“就某一幅岩画来说，那里边的名堂可就多了。”

“请举例说明。”庞玉娟不以为然地说。

“可以！可以！”他说着，顺手在书架上抽出一幅用铅笔描绘下的岩画，指指说，“看看这幅画，是个什么意思。”

庞玉娟接过画，仔细地看了起来。这是一幅表现敌对双方之间战争的画：在充满刺杀之气的疆场上，双方正在拼命地厮杀。得胜的一方正在用弓箭向敌人进攻；敌方有的已被

杀死，有的在逃跑。而胜者则全力追击。

“这没什么难的。”庞玉娟看罢，用一种挺轻松的口气回答，“不就是表现战争题材的一幅岩画嘛！”

“就这些？”他盯牢她问。

“别急。”庞玉娟摆摆手又接上讲，“从人物的服装及用弓箭的情况来看，可能是原始社会晚期部落之间的战争。不过，是否可告诉我，这画儿在那儿发现的？”

“阴山。”

“哦，那就是蒙古人的先民，生活战斗的一个场面。这幅画，对研究他们的生活，无疑是很有价值的。”

“说完了？”

“完啦！”

“好了。”他用一种总结的口气，来分析刚才庞玉娟讲过的一番话，“第一，你从这幅岩画上看出来，这是一幅表现战争题材的画；第二，通过你的分析，又得出这是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。前者是很清楚的，而后者是要经过具体分析的。我所讲的，就是指后者。许多岩画，具体分析起来，可以得出你所想不到的结论和东西来。”

“哟哟哟，你把我说得乱死了。”庞玉娟可不明白他来来回回嚼得什么东西，于是就喊，“是不是还可以举个例子？我看你表达能力有限，不如举例子来的方便。”

“好吧。”他宽厚地一笑，把椅子推过让她坐下，自己抽了根香烟，定了定神从桌上的一本书中，抽出一张照片递给庞玉娟，“你看看这幅。”

“是什么时候的岩画？在哪儿发现的？”庞玉娟问他。

“汉代的，在贺兰山苏裕口烽火台附近发现的。”胡一

文回答。

这是一幅比较难以理解的岩画。画面上有一只叉开五指的手和一只脚，在手和脚的上方，分别刻有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。

庞玉娟翻来翻去看了半天，说：“这是一幅抽象派的岩画，可以做任何解释。”

“唔，你说说看。”胡一文笑笑，未做任何评价，却催庞玉娟快讲。

“可以理解古代人对太阳和月亮的学科，对自然的学科。古代人由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很差，往往对自然中发生的许许多多现象无法理解，就归结到是神在起作用，因此就转变为对神的一种迷信和信仰。”

“唔。”他听罢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，“你认为这幅岩画是抽象派的作品，这种说法倒很新鲜。那么就是，按各人对事物的理解，各自的想法，得出许多种不同的答案来啰！？”

“对！”庞玉娟非常肯定地回答，“抽象派艺术就是这样的。”

“那好。”胡一文说，“除了你得出的那个结论以外，我再说一个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“请吧！”

“画中表现的是：手在抓太阳，脚呢，在踩月亮。”

“——这？这是什么说法呀？”庞玉娟不同意他的解释，或者说，胡一文的解释难以让人接受，太牵强了。于是她说，“你这种解释我不能同意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胡一文微微笑着，“从画面上直观地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不对！不对！”庞玉娟急忙反驳，“你这是简单理解问题。你应该说出，为什么要用手去抓太阳，要用脚去踩月亮！”

“对极了，你讲得很对！”胡一文猛地吸一口烟，继续说，“这才是上了路子呢。从这幅岩画的发现地来看，苏裕口在汉代是一个重要的关口，口外是阿拉善草原，当年是匈奴活动的地方。这个关口上，有一座很高的烽火台。虽然年代久远了，四面包砌的砖头都没了，只剩下一个黄土墩子，可还是能看出当年的雄姿。在烽火台的旁边，还能隐约看到驻兵士的痕迹。所以，可以断定，这是汉代兵士在岩石上敲凿下的岩画。好了，有了这个前提，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岩画上的意思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胡一文的这番话讲得有道理，她见他停下来吸烟，就忙催促他讲下去。

“我想，驻守在这里的下级官兵，大都是不识字的；或者识字很少。而他们又想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识，于是，就用一种会意的方式，也就是说，用画画儿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想法。”

“你说这幅画上是什么意思吧！？”庞玉娟性子好急，急着催他。

“表现了他们一种与阵地同在——与日月同在的无畏精神。要知道，那时候战争频繁，匈奴人是蛮厉害的。”

他说完后，庞玉娟没吭声，好好地想一想，觉得他讲得有道理。便挺佩服地望了他一眼，停了半晌才问：“你平日就在研究这些？”

“对！”胡一文点点头。

“真有意思，我都快喜欢上搞岩画了。”庞玉娟挺真诚

地讲。

“这还不算有意思呢。”胡一文听了，脸上立刻泛出得意之色。不过，她马上听出他的话外之音，就忙问：“喂，你是说还有意思的东西在后头？确切地说，是有那么一幅岩画？”

“那是自然的啰！”胡一文用诙谐的口气讲，“要不我天天蹲监狱似的干什么？”

“讲给我听听呀！啊，可不可以？”庞玉娟急得不行，忙要求他。可胡一文摇摇头，停了片刻才说：

“这事得等一等，我没搞清楚之前，不能对任何人讲。”

“很秘密啰？”

“差不多！”

“什么程度的……”没容庞玉娟问完，胡一文就打断她的话讲：“哎，你不是要上街吗？天不下雨了，快走吧！”胡一文几乎是把她哄走的，这个‘岩画’，真不懂礼貌？庞玉娟心里气哼哼的。不过，临出门她讲：“我要缠住你，直到你告诉我以后才行。”

“好的，好的。”胡一文几乎是把她推了出来，然后‘呼’地关上了门。庞玉娟可真生气，就在门外喊：

“你等着！”不过，她自己也不明白，让胡一文等着什么。

三

第二天的晚上，庞玉娟在门口守着，牢牢地监视着他房间里的动静。可奇怪的是，他房间里的灯也不亮，一直守到快十二点了，她困得不行，还不见动静。她想 go 敲门，可又怕不合适，就回房里睡了。

到了早晨，她早早起来，第一件事就去敲胡一文的房门。可敲了半天，不见一点动静。等中午下班回来，她又忙去敲门，还是没有动静。这可奇怪啦！下午上班，庞玉娟急忙向博物馆里打电话，结果人家回话说，他到下面考察去了。哎，这家伙可真不够意思。好歹是个邻居呢，干吗偷偷摸摸的，神神秘秘的，也不告诉人一声呢？

胡一文走了，庞玉娟觉得无聊得很，却又哪儿也不想去。坐在屋子里，七想八想的，倒有了一个好构思，写一篇小说，关于党项民族的小说。题目很令她满意，叫做《最后两个党项人》。于是，下了班后，她就闭门选本，开始写了起来。可因心里有事，就静不下来。东西写得不顺畅，象挤牙膏似的。

大概过了一个星期以后，胡一文回来了。那时庞玉娟正在屋里写小说，就听有人挺谨慎地敲门，“冬冬冬冬”很有节奏。

“谁？”她正烦呢，便扯起嗓子问。

“我，胡一文。”他闷声闷气地回答。

“嘿。”庞玉娟兴奋地跳了起来，忙打开门。就见胡一文站在门口，嘴巴里叼着香烟，好生得意地望她。

“‘岩画’，你去哪啦？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？”她毫不客气地问他，“这能算邻居吗？”

胡一文点头回答：“当时正好有辆便车，搭上就走了，谁也没告诉呢！”

“你干什么去了？是不是去考察岩画了？”她不停嘴地一个劲地问他。

“嘿，肚子都饿瘪了，给点东西吃吃好吧？”胡一文故

意皱紧眉头，双手痛苦地捂在肚皮上，找庞玉娟要东西吃。

“好吧，进来！”她招呼他坐下，然后点煤油炉子，给他下挂面吃。

胡一文坐在她的书桌面前，顺手就拉过她的小说来看。

庞玉娟见了，一把夺过来，压在枕头底下，说：“别看！没写好的东西，我可不喜欢让人看！”

“好，好。”他向她点点头，算是道谦。过后却马上说，“你这篇小说的题目要改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她挑起眉毛问。

“为什么是最后两个党项人呢？”他显得挺郑重地问。

“党项人早没了。我这儿写出两个来都是创造了。”她振振有词地给他讲。

“不对，绝对不对！”胡一文讲，“据最近考察得知，党项人的后裔还在。”

“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有多少？！”她极不服气地问他。

“在、在……。”他一时记不起来，直抠脑门。

“在什么地方呀？别来糊弄人了，我可学过历史。”庞玉娟见他那副样儿，便嘲笑他，得意洋洋地讲，“西夏国灭之后，做为创立西夏王国的党项民族，早已被其它民族同化了。他们早已不存在了。”

“别胡说了吧，我去找来念念。”他说着，大步冲出去，回到他的房间里，“噼哩啪啦”地翻了一阵，手里抖着几张纸，洋洋得意地走过来：

“喂，听听这个。”说着，他便大声朗读起来，“木雅人自称博巴，汉意为藏人。但藏族不承认他们为藏族，称他们是木雅巴，意思是木雅人。他们在外讲藏语，在家讲木雅

话。藏族称这种语言为‘土话’、‘地角话’甚至说成是‘鬼话’。这种语言的基本词汇有的与西夏语相同。他们是西夏灭亡后南徙的西夏遗民。目前居住康定地区的木雅人，大概有一万多人。”

“嘿哟，嘿哟。你可别来吓人了。”庞玉娟嘲讽他，“中国目前可没这个民族。新华字典后边也没写着。”

“哎，这你就不懂了。”胡一文见她这么固执，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，“这可是专家的调查报告，信不信由你。”

看他那么认真的样子，庞玉娟便笑笑，不再反驳他。他看来真是饿了，一会儿功夫就吃下两碗面，然后打着饱嗝，开始抽香烟。

看他悠呼悠呼的，她就开始问了：“喂‘岩画’，你这次下去考察，是不是和你上次讲的那件事有关？”

“唔。”他点了点头。

“那么你是否已经搞清楚了？可不可以告诉我了？”她有点讨好似地问。胡一文看了她一眼笑了，完后讲：

“照理，现在离告诉你的时间还早着呐！可眼下这件事情头绪乱得很，告诉你，你也帮着出出主意。”说罢，他起身招呼她说，“你来我屋里。”

庞玉娟跟他来到他的房间里。他打开抽屉，拿出一张照片，递给她：“先看看这幅岩画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见他这样郑重，庞玉娟小心翼翼地接过来，象捧了个易碎的珍贵的瓷器一样，仔仔细细地看起来。

这是一幅让人看后莫名其妙的岩画：一大块平整的岩石上，布满着大大小小的上千个圆点，排列的位置也很不规范，很难看出有人为的痕迹。庞玉娟看着，就愣愣地在思谋，

还是一点头绪也摸不到，便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递还给他。

“怎么样？看出是什么来了没有？”胡一文笑着问。庞玉娟摇摇头，也朝他笑笑：“这幅岩画倒是难解，你给讲讲吧。”

“唔。”胡一文点了下头，说：“我可以给你讲，不过，这幅岩画我还没破译出来，你一定得严守秘密。我到今天为止，还没向任何人透露过。”

“好的，好的。”庞玉娟听后连连点头，但还是抑不住好奇的心问，“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”

他听后，沉默了半天才低声讲：“因为这关系到能发现一批宝物！”

“什么？发现宝物？”她眼睛睁圆了，心中即刻充满了一种难以言状的神秘感。

“是的，一大批宝物！”他十分肯定地点头，然后又一字一句地讲，“现在说出去，恐有不测。”

“唔，我懂。”庞玉娟使劲点头保证，决不吐露半个字。

胡一文这时两眼向窗外望去，好象在思索着什么；又好象在定神，过了好半天好半天，才慢慢地说：“这幅岩画是我在三个月前发现的。可我这次去，发现似乎有人也在打这幅岩画的主意。”

“怎么？”她紧张了，忙欠起身来问。

“这幅岩画刻凿在一块石灰岩上，有人用与石灰岩相同颜色的泥，把它给盖住了。”

“为什么要盖住它呢？”她忙问。

“搞不清楚。”他摇摇头。

“是不是你搞错了？”她说，“是不是下雨后把泥土带